



楊柳著

蜜 蜜

歲月

有甜甜，而後有蜜蜜。

蜜
蜜
歲月



序

記得香港有一位女慈善家，身後把近千億的遺產儘數捐出作慈善用途。看著那輛被鮮花包裹著，獨一無二的靈車載著她的遺體緩緩離去的時候，心想：「應該要為她的慈善之心寫點什麼。」

十多年來，這個念頭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我這平凡而無知的人生，竟然慢慢地萌生出《蜜蜜歲月》中許素貞這位人物形象。真的，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我就這樣隨筆寫下去，完稿後才發現，有些情節竟與這位女慈善家的生平事跡頗為相似。

我不敢說這是她在冥冥之中的指引，就權當是小說情節的巧合吧。

然而，我敢相信，這位女慈善家的拳拳慈善之心一定會永遠為人們所銘記。

在這個世上，也許只有歡樂人和苦行僧兩種。然而，樂亦不樂，苦亦不苦，全在於心。只要秉持一顆善良的心去待人處世，總會有「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天的。

小說《蜜蜜歲月》的主人翁許素貞的靈魂始終恪守住一顆善良、清明之心，在這滾滾紅塵之中沉浮五千年，

矢志不渝，終得善報。但願她能陪伴我和你，用人生的「酸甜苦辣鹹」，去培育屬於我們自己的豐碩成果。

小說《蜜蜜歲月》得以順利出版發行，首先要衷心感謝紅出版林達昌老師，他的熱情鼓勵和諄諄教導，讓我受益終生。在此，還要衷心感謝所有為《蜜蜜歲月》付出辛勞的朋友，衷心感謝喜歡《蜜蜜歲月》的所有朋友。

楊柳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於香港

目錄

序 6

上部 前生緣 9

白蛇許素貞與太上老君煉丹爐中陪煉的白仙石，在人世間相逢，譜寫了一段凄美的愛情故事。

下部 都市行 113

白蛇許素貞渡海來香港後，與夫君白仙石失散，終生尋尋覓覓。與此同時她關心人間疾苦、樂善好施、潛心修行。歷盡艱難後終由白蛇升華為白龍，功德圓滿。

尾聲 292

上部 前生緣



八月十五的夜晚，一輪皎潔的圓月把如水的月光灑向人間，像是給大地披上了一襲銀色的輕紗。此時，錢塘江畔春華漁村的人們正在品酒賞月，喜氣洋洋，慶祝中秋佳節。

時至午夜，突然烏雲蔽月，狂風大作，錢塘江水掀起十丈高的巨浪，一波接一波地湧向春華漁村，嚇得村民爭相走避，想躲過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實是江底一隻黑鯊精的報復。

因為牠的兒子小黑鯊在晨曦時分出來游泳嬉戲時，竟不幸離奇死亡，黑鯊精不問青紅皂白，一口咬定是漁民所為。所以，牠選擇在這個月圓之夜，水淹整個漁村，讓村內近千口人為牠的兒子小黑鯊陪葬。

錢塘江在黑鯊精的驅使下，江水翻滾，波浪滔天，驚動了一條在錢塘江清水灣修行了三千年正在待產的大白蛇。為了拯救漁村近千人的性命，大白蛇不顧自身安危，「嗖」的一聲衝出水面，將蛇身變長至一百丈，向層層巨浪攔腰掃去。牠趁浪平水退之際，直插水中，奮

力苦戰黑鯊精。最後，黑鯊精帶傷敗走，漁村得以保全。但是，大白蛇卻身負重傷，奄奄一息。就在這即將一屍兩命的危急時刻，一道佛光照耀在大白蛇身上，不僅令牠起死回生，還順利地誕下了蛇女。

大白蛇慌忙起身叩拜觀音娘娘，萬分感謝觀音娘娘的救命之恩。

觀音娘娘說：「白蛇，你心地善良，捨命拯救近千名村民，令人感動。你的女兒雖有福氣，卻要歷經七七四十九次劫難。但牠與我有緣，今天且隨我去，將來你們定然會再成為母女。」

大白蛇聽罷，雙手將女兒高舉過頭，交與觀音娘娘。牠再次俯首叩拜，說：「感恩觀音娘娘垂憐！」

……

觀音娘娘說大白蛇和蛇女將來會再成為母女，將來，到底是多少年後的將來呢？

不知過了多少年後的一天，有一對年輕夫婦來到了海邊。

「強哥，強哥，快來看，我終於看到大海了！」李倩邊跑邊喊，向著廣闊無際、波濤滾滾的碧海奔去。她那粗布衣服、烏黑長髮被海風向後吹起，整個身子像要飛起來一樣。

「欸，倩妹，來了！」許強放下破爛的擔子（一床發黃的棉被和兩包殘舊的衣物），高聲回答。

倆人手牽著手，踢踏著細沙，衝進了鹹苦的大海裡。站在齊腰深的海水裡，極目遠眺，幾隻海鷗從海中漂浮著的小島上飛起，向著海面俯衝，旋即升起、飛翔；再俯衝、升起、飛翔……無風三尺的海浪前仆後繼地澎湃著，發出「嘩啦」、「嘩啦」的歡叫聲，像是大海的心跳。李倩被海水簇擁著，仿佛是孩兒拉扯著她的衣服，撫摸著她的肌膚。李倩頓時覺得自己和大海在一起呼吸，心中升起一種莫名的期盼和嚮往。她轉過身，深情地看著許強的眼睛，說：「強哥，我們就在這裡安家吧！」

「好，倩妹喜歡，我就喜歡！」許強點點頭，笑著說。

許強忠厚老實，算不上英俊瀟灑，卻也強壯魁梧；李倩苗條俊俏，重情重義，倆人可算是絕配。在河北，別人為生計大都勇闖關東，但許強、李倩婚後不久，就決意南下，尋求安穩的日子。

如今，他倆似乎找到了。

在漁村鄉親們的幫助下，他倆修葺了一間被人遺棄已久的破舊草屋，就這樣定居下來。

北方人來海裡找生活，難啊！不要說結網捕魚，駛船掌舵，光游泳量浪就夠學夠受的了。好在倆人年輕力壯，心靈手巧，肯問肯學，又不怕勞苦，幾個月下來，便都成了捕魚、織網的好手。

許強天天幫別人捕魚、賣魚，每次都能分得些錢銀。李倩在家幫忙織網、補網，又料理家務，小日子也算過得安安穩穩。

一年後的一個傍晚，許強回家，還沒到家門，就大聲地喊：「倩妹，倩妹，你看我今天分了多少錢？」

沒有回音。

許強一步跨進門，一股菜香和酒香撲鼻而來。他暗忖：「今天是什麼好日子？不是結婚紀念日，也不是生日呀！」

這時，李倩端著一碗許強最喜歡吃的紅燒肉從廚房走出來，邊走邊說：「強哥，你回來得正好，快來嚐嚐，合不合你的口味！」接著遞過筷子，笑盈盈地連聲說：「強哥，強哥，坐，坐，嚐嚐！嚐嚐！」

許強受李倩的情緒感染，也樂活起來，一面應著「好」、「好」，一面張大嘴，接下了李倩餵來的一大塊紅燒肉。頓時，他只覺得一股肉香從鼻裡嘴裡，一直沁入心肺，而那塊紅燒肉不油不膩，又鹹又甜，又柔又軟，來不及咀嚼，已化成肉汁肉醬，向食道緩緩流去。還沒等他把肉咽完，李倩的一杯白酒又餵到了嘴邊。許強抿著嘴唇，把酒慢慢吸入口中。此時，他聞到了酒香，嚐到了酒辣。而待酒水潤到了舌根處，便由香辣品到了甘甜。

「好肉！好酒！」

許強稱讚著，一把將李倩擁入懷裡，輕輕吻在她溫暖柔軟的櫻唇上，一秒鐘……一分鐘……直到二人透不過氣來才鬆開。接著，他湊在李倩耳邊，悄悄問：「倩妹，今天是什麼好日子？」

李倩莞爾一笑，沒有回答，拉著許強到房裡，將一套嬰兒的衣褲放在他的大手上。許強這才完全明白：今天真是天大的喜日子，他，許強，要做爸爸了，要當父親了！

狂喜之下，許強將李倩抱在懷裡，不停地旋轉，直到不支坐在地上，但仍然將李倩緊緊抱在胸前，不捨得放開。

夜深了，在李倩腹部又聽又說了整晚的許強終於睡著了。李倩摸著許強一頭濃密的頭髮，摸著他的額頭和臉龐，喃喃地說：「真是個傻孩子，比孩子還孩子氣。」

聽說李倩有了身孕，漁村遠近的鄉親們都來道喜。其中有他倆曾經幫助過、接濟過的人，也有聽到消息慕名遠道而來探望的人，一時門庭若市，熱鬧非凡。鄉親們送的禮物堆滿了一桌，雞蛋、糯米、糖、布料，還有魚蝦等海產，各式各樣。雖然大家都並非大戶人家，送的禮物不多，也很平常，但這片心意卻是無比的珍貴。

許強在屋外場坪上接待客人，石頭、木樁、土墩都是凳子。李倩請大家坐下，奉上熱茶和自家生產的花生、葵花籽。連聲說：「感謝鄉親們一直以來的關心照顧，今天沒有好東西招待大家，真是對不起！對不起！」

住在許強、李倩附近的王家大伯大媽一早就過來幫忙。待客人散去，王大伯對許強說：「孩子，你現在是快當爹的人了，家裡的擔子愈來愈重，光靠給別人打工賺錢是不行的。最好自己有艘船，收入會多些。」

「王大伯，你說得對，但我手上的積蓄不多呀！」許強苦惱地說。

王大伯指著五里外的那座山莊說：「那裡有位白員外，你可以去向他租艘船，先租後供，運氣好的話，三、

五年供完，就成自己的船了。」

許強和李倩商量了一下，覺得王大伯講的有道理。於是第二天一大早，許強便到山莊，想要向白員外租船來供。

白氏山莊坐山面海，山上林木茂盛，大海碧波萬里，一看就知道是風水寶地。許強走近一看，兩人高、漆黑發亮的大門前竟有一對活靈活現的大石獅，門楣上一塊寫著「白氏山莊」的橫匾高高懸掛著。

許強上前說明來意，就隨門衛去見白員外。白氏山莊有三進門，門與門之間相隔 50 米，到大廳得走 150 米。大廳左右是兩排廂房，前後是兩個大院，加上花園、跑馬場，足足佔地 3 萬多平方米。

白員外見許強來，也沒多說，就讓他去刁管家那裡簽契約。刁管家滿面橫肉，算盤卻打得「吧吧」的響，他對許強說：「租一艘小漁船十塊大洋，每月供五塊大洋，五年供清，總共三百一十塊大洋。如果五年還不清，則按五成息算，即欠一百塊大洋就要還一百五十塊大洋。你同意就趕緊簽，我忙著呢！」

許強心想：「在收購站簽年約，一月最多賺五塊大洋，交了供金，一個銅錢也不剩，吃什麼呀！」

許強心裡正在七上八下的時候，刁管家突然發火了，

說：「你還猶豫什麼？我家老爺心善，給你優惠，去別家，十成息！願簽就簽，不簽就快滾！」

「為了這艘船，豁出去了，好，簽！」許強想著，咬咬牙，簽了契約。

有了船，為了家，許強起早貪黑，風裡來，雨裡去，拼了命地捕魚賺錢。李倩雖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但也沒有閒著，除了悉心安排好丈夫的衣食住行之外，還料理家務，養雞餵豬，種菜澆園，一天到晚，沒有停手的時候。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一月月地過去，倆人的感情也更深厚更甜蜜了。

李倩臨盆的日子快到了，漁村的接生大媽非常關心，接連來回看了幾次。雖說一切正常，但許強仍然打算歇網一星期，全程照顧李倩。

晚上，許強在房中又提起歇網的事，李倩舒服地靠在許強結實的胸膛上，說：「強哥，你安心出海捕魚吧，我們的孩子出生要穿的新衣新褲已經準備了好幾套；我月子中吃的雞呀、蛋呀、糖呀、面呀，都非常齊全充足，你就開開心心準備做爸爸吧！」

「好，聽你的。但孩子出生後，我要好好陪你和孩子三天，寸步不離。」許強緊緊握著李倩的手，深情地說。

雙層塔形的燈座上，燈草燃起心形的燈火，閃耀著，照在倆人臉上，映出喜樂幸福的光彩。

下半夜，李倩搖醒許強，說：「強哥，快聽，要出事了！」

許強翻身起床，只聽見狂風呼嘯，暴雨嘩啦，這陣仗，兩年來還是第一次遇到。許強明白，這就是人們常提起的「超級颱風」！聽說上次的超級颱風令漁村船沉屋毀，畜死人亡，損失慘重，目不忍睹。

「我的船！」許強大叫一聲，一步衝出去，頂著狂風暴雨，飛快地向船停泊的地方跑去。

海邊，巨浪在颱風的肆虐下，排山倒海地向漁村撲來。幾艘未繫牢實的漁船，已被巨浪捲走吞沒。許強的那艘船正在風浪中劇烈地搖晃顛簸。那根繫船的樁柱已不見蹤影，幸好許強為了保險，將船在樁柱旁的樹幹上還繫上了一道繩子，才暫時保住了小漁船。但此時那株樹也快被巨浪連根拔起了。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許強趕上前去，解開繩子，再緊緊地捆在自己身上，在齊胸深的海水裡，拼命地往岸邊走。但可惡的海浪一個接一個向他和小船劈頭打來，誓要將他連同小船一起葬入大海。許強掙扎著，但是，片刻已精疲力竭，寸步難行。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突然，一雙纖細有力的手抓住了許強。

「你怎麼來了？快走！這裡危險！」許強大聲喊道。

「不要講話，加油呀！」李倩堅定地大聲喊著，給許強打氣。

夫妻倆就這樣鼓足勁，拼命地，艱難地，在滅頂的驚濤駭浪中，一小步，一小步，向著岸邊挪去。

此時，在重沓的烏雲之上，卻是佛光普照，祥雲朵

朵。觀世音菩薩對歷經了七七四十九次劫難，修行近五千年的蛇女說：「素貞，你還有一世塵緣未了，去吧，好好作人，我在此等待你功德圓滿之日。」

素貞跪下叩拜觀世音菩薩，說：「蛇女感恩觀音娘娘多年教誨！蛇女必定銘記觀音娘娘法旨，好好作人，努力修行。」

「好，去吧！」

「蛇女就此拜別觀音娘娘！」素貞說完，徑直向雷雨中的李倩飛去。

這時，一道耀眼的閃電劃破漆黑的夜空，把李倩、許強和他倆的小船照得雪亮。風吹雨打中，李倩隱約聽到一個孩子的呼喚聲：「母親，不要怕，我來了！」那聲音既溫柔又堅強。李倩頓時感到腹部一陣陣錐心的疼痛，便大聲喊道：「強哥，我要生了！我要生了！強哥，好痛！」

「倩妹，不要怕！我在這裡！」許強繼續喊道：「倩妹，快，忍著痛，爬到船艙裡去！」許強一邊喊，一邊一手穩船，一手托著李倩爬上了船。

狂風在嘯，巨浪在吼，閃電剛過，一個驚雷響起，炸炸有聲，震耳欲聾。

「哇——」

一聲清脆響亮的哭聲，壓過了驚雷，劃破了長空。

「生啦！生啦！我的倩妹生了！我的寶貝女兒出世了！」

許強叫著喊著，迅速脫下貼身的布褂，使勁擰乾，將女兒包好，對李倩說：「我們的女兒出生在這鹹苦的大海裡，就叫她作『苦妞』吧。」

李倩欣然點頭。

許強拼儘力氣，用雙手抓住船頭左右兩邊，讓船不至於搖晃得太厲害。他望著雷電交加、漆黑的天空和波濤洶湧的大海，心中默默祈禱：「天神啊，海神啊，請你們保佑倩妹、苦妞母女平安健康，保佑我們一家快樂幸福吧！」

又一道閃電劃過，映照著許強和李倩虔誠祈求、衷心感恩的臉。苦妞「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此起彼落的哭聲，伴隨著漸漸偃旗息鼓的雷雨。

終於，風停了，雨住了，浪歇了，海靜了，新一天的黎明迎來了滿天五彩的霞光。

5

許強在岸邊把船繫牢，確信絕對安全了，才小心翼翼地攙扶著李倩母女慢慢地回到家中。抬頭一看，他倆驚呆了，原來的房屋被風暴蹂躪得只剩下一個空架子。

許強趕忙燒熱水給李倩和苦妞洗淨、擦乾，在衣櫃底翻了一套乾爽柔軟的衣褲和一大塊布單，給李倩換上，把苦妞再度包好。接著許強整理好床鋪，讓她們躺下休息，再去煮了碗紅糖雞蛋面端給李倩吃。

許強正準備去修整房屋，卻被李倩叫住：「強哥，你快去王大伯家看看，順便給兩位老人家送些雞蛋面去。」

「好，我這就去！」許強應了一聲，盛了面就去了。

王大伯倆老無兒無女，生活淒苦，許強、李倩把他倆當父母般照料。此時，他們家裡桌倒凳翻，一片狼藉，兩位老人站在屋內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犯愁，見許強來問候，悲喜交集，拉著許強的手，輕輕拍了拍，哽咽著說：「孩子，你們有心了。」

「大伯，大媽，不要怕，有我們呢！」許強安慰著說。

聽說許強小倆口添了閨女，兩位老人高興得合不攏嘴。

大媽埋怨許強說：「你這孩子，怎麼能將她們母女倆丟下不管呢！」話音未落，拔腿就往許強家跑去。

「大媽，你慢點走，小心摔倒！」許強望著大媽的背影大喊。

許強幫大伯修整完房屋，直到午後才回到家。這時，王大媽已幫忙煮好了飯菜，還給李倩熬了一鍋香噴噴的雞湯。大家吃了飯，齊心合力，不到天黑，就把屋頂蓋好了。第二天，許強和李倩省出了一些米糧，一小袋一小袋地送給幾戶受災最嚴重的家庭。以後，許強每次出海捕魚回來，也不忘往他們家裡送上數條。雖然不多，但也是一片心意呀！

一場超級風暴，讓漁村損失慘重。但是，村民們守望相助，團結一心，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總算熬過了這場災難。

苦妞這孩子很心疼媽媽，兩歲時就嚷著要幫媽媽洗碗掃地。為了滿足苦妞的要求，李倩特意为她縫製了一件小圍裙，許強也特地給她編織了一把小掃帚。每次李倩洗碗，苦妞就站在小凳子上，一雙小手在水中劃來劃去，名則洗碗，實則戲水。李倩只當是乖女兒玩耍，從來沒有指望她能真正地幫忙洗碗。至於掃地，媽媽在前面掃，她就在後面左一帶右一帶地掃，很認真也很用力。

也許，在孩子們的世界裡，這些行為是一種真誠的付出，而成年人卻往往並不在意。

家裡養了一隻狗，身上的毛黑得發亮，但四隻腳上的毛卻是白色的。許強和李倩給牠取了一個很雅致的名字，叫「踏雪」。

苦妞很喜歡踏雪，有好東西，不管是吃的玩的，都要分些給踏雪；每天還要把踏雪的毛髮梳洗得油光閃亮。苦妞外出遊玩，踏雪總是在前面帶路；玩累了，苦妞就枕著踏雪睡覺；如果有人或其他動物擋在苦妞面前，踏雪就會毫不猶豫地衝上前，「汪汪」大叫，給苦妞清道。只要苦妞叫一聲「踏雪」，牠就會飛也似地跑來，搖頭擺尾地出現在苦妞面前。

苦妞六歲的時候，弟弟家旺三歲，妹妹家瑛才一歲。

這天，陽光燦爛，屋後兩畝地裡的油菜花開得一片金黃。那白的李花，粉紅的桃花，還有籬笆上紫色的喇叭花，都競相開放，似乎在爭奇鬥豔。蜜蜂忙碌著，蝴蝶飛舞著，幾隻美麗的黃鸝在枝頭歡快地跳躍鳴叫，聲音清脆悅耳。一陣陣和暖的春風吹過，帶來甜甜的花香，沁人心脾。

吃過早餐，苦妞背著妹妹，拉著弟弟的手出門玩耍。踏雪在前面帶路，她們很快就來到了海灘邊的高地。那裡，綠草如茵，各種顏色的小花撒滿一地。漁村的另外幾個孩子早就來了，他們笑著，追逐著，玩得很開心。苦妞放下妹妹，摘了幾朵花給她插在頭髮上，弟弟跑過來說：「妹妹好好看，姐姐，我也要戴，我也要戴！」

「你是男孩子，戴花幹什麼，去，追蜻蜓去。」苦妞笑著說。

這時，一個叫大寶的男孩子跑過來對苦妞說：「苦妞姐姐，我們來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吧。」並自告奮勇地說：「我當老鷹，你做雞媽媽。」

「好。」苦妞說完，安置好妹妹，就召集其他大孩子，讓他們一個接一個排著長隊藏在自己的身後。然後，自

己彎下腰張開雙臂護衛著，大寶則兩邊來回跑想要捉住苦妞身後的「小雞」。

大家正玩得起勁，只聽見海邊突然傳來麗麗急促的求救聲：「救命呀！快來救命呀！我弟弟小明快要被海浪卷走了！」

苦妞聞聲直起腰來，吩咐家旺握緊妹妹家瑛的手，說：「家旺，看好妹妹！」

說完，飛也似地向小明奔去，踏雪也跟著跑去。

正值漲潮時分，海浪一波高一波地向上湧來。小明嚇壞了，呆呆地站在海水裡，眼看就要被潮水淹沒。苦妞一邊跑一邊對麗麗大聲喊道：「麗麗，快往高處跑，去我弟弟那裡！」

接著，便奮不顧身地衝進了海水裡。而踏雪也「汪、汪」叫著要往水裡衝去。苦妞急忙喝止：「踏雪，不准下水！」

踏雪只好擺擺尾巴，眼瞪瞪看著苦妞。那架勢，好像只要苦妞一有危險，牠就會立即衝進海裡施救。

苦妞在洶湧而來的潮水裡，一把抓住小明的手臂，就往岸邊拖。順著浪勢，苦妞終於把小明拖上了沙灘，然後背上他就往高地跑。踏雪在她倆身後，對著潮水「汪汪」

直叫，像是斷後的勇士。

晚上，小明的父母拉著兩個孩子的手，帶著禮物來感謝苦妞的救命之恩。苦妞躲在母親身後，不敢出來。李倩說：「不要謝，不要謝。大家鄉鄰鄉親的，苦妞應該這樣做。」

苦妞奮不顧身、英勇救人的事跡很快便傳遍整個漁村，村民們都讚揚說：「苦妞這麼勇猛果敢，真是我們村的『虎妞』。」

於是，從此以後，「虎妞」代替了「苦妞」。甚至數十年後，人們只知道有「虎妞」，而不知道有「苦妞」。

村裡的孩子們更是把虎妞當成偶像，不論發生什麼事，就都會說：「我要去告訴虎妞姐姐！」

鄰村有個名叫黑仔的男孩子，大概十來歲吧，比一般的小孩高出一個頭，肥胖而有力。有一天，他聽到了苦妞的大名，就帶著五、六個孩子過來想炫耀自身的實力。

苦妞和弟弟妹妹與其他小朋友正在高地玩得開心，看見黑仔他們來了，就熱情地打招呼：「黑仔，來，來，大家一起玩。」

沒想到黑仔說：「好，你叫我一聲大哥，一切聽我的，我就和你玩！」

其他幾個跟來的孩子也摩拳擦掌地隨聲附和：「對，拜大哥！快來拜大哥！」

一眾小朋友嚇得連忙躲在苦妞身後。那時苦妞剛滿九歲，雖不算高大，卻也結實。看到這陣勢，便對身後的小朋友們說：「不要怕，沒事！」

隨即左手向前一指，笑著對踏雪說：「踏雪，去，表演一下。」

踏雪正憋著一股勁，聽到指令，「汪汪汪」大叫幾聲，齜牙咧嘴，箭也似的向黑仔他們衝去。黑仔沒料到苦妞會

有這麼一招，哪裡還敢停留，領頭轉身，撒開腳丫子跑回自己的村裡。

小朋友們都樂得哈哈大笑起來。踏雪望著黑仔他們遠遠逃去的背影，扎住四腳，昂著頭，像是一個打了勝仗威風凜凜的大將軍。

苦妞對大家說：「我只是想嚇嚇他們而已，沒想到他們跑得這麼快，希望他們不要被踏雪嚇壞了。」

沒過幾天，黑仔派人給苦妞送來了戰書，說是後天雙方各派三人對決，三局兩勝，條件是：不准放狗。

苦妞三歲的時候就已經跟著爸爸媽媽學寫字和算術。她聰明伶俐，思維敏捷，一學就會，一點就通。到了九歲，已是人人稱讚的小才女。

「好，允了！」苦妞看了信，對來人說。

第三天，晴空萬里無雲。在海邊高地上，兩個村子共有二、三十人觀戰，其中還有好幾個成年人。在這些人中，有的因為好奇，但多數是覺得好玩。一眼望去，兩個籃球場大的比賽場上，也可以說是人頭湧湧，人聲鼎沸了。

在海邊的漁村，人們成年累月捕魚賣魚，像這樣約

定比試，還是第一次。場上，多數人都遠遠地站在兩邊，只有幾個頑皮點的孩子在追逐叫喊，平添了幾分熱鬧的氣氛。

當張、王兩位村長入場時，全場鴉雀無聲。他倆是應邀前來當裁判的，只聽見張村長說：「孩子們，今天這場比賽，大家要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點到即止，不生氣，不傷人，倒地為輸。大家說，好不好？」

「好！」眾人一起高聲應答。

「請雙方參賽者出場！」王村長說。

張家村的黑仔繫著藍色腰帶，帶著大力和小兵出場，有點趾高氣揚；苦妞帶著大寶和細娃信步走出，信心十足。六個人在兩邊立定，一起向兩位村長鞠躬行禮。張村長說：「你們各有五分鐘安排人手，做好出賽準備。」

苦妞把大寶和細娃拉到跟前，悄聲說：「大寶，你身高力大，去戰小兵。小兵個子小，但較靈活，你設法抓住他不放手，待他掙扎得有氣沒力時，你就把他放倒在地上，壓住！」

「不怕，小兵那麼瘦小，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舉過頭，一定贏！」大寶蠻有把握地說。

「不要輕敵啊！」苦妞囑咐。

「苦妞姐姐講過『驕兵必敗』。」細娃也擔心地說。

「知道了，我會小心的。」大寶誠懇地接受勸告。

苦妞又對細娃說：「細娃，你身形雖小但身手靈活。大力雖然強壯，但肯定動作呆笨。你一上去就抓牢他的腰帶，任他摔打都不要放手，留住力氣。等他精疲力竭了，你就用絆馬腳把他絆倒，然後一隻手從他的褲襠位伸進去攔住大腿，另一隻手匝住他的脖子，用頭壓住他的臉，再用上身呈十字形牢牢壓在他的胸口上，不讓他有翻身的機會。」

「你倆記住了嗎？」苦妞問。

「記住了！」大寶細娃齊聲說。

「好，不要緊張，就像平時我們玩的那樣打就行了。」苦妞鼓勵說。

「好，明白！」大寶細娃肯定地回答。

這時，張村長大聲宣佈：「比賽開始！」

第一場，大寶對小兵，大寶勝；第二場，大力對細娃，細娃勝；第三場，黑仔對苦妞。

這可是全場最為矚目的一場比賽，能不能扳回一局，就全看黑仔了。黑仔素來鬥勇好強，從五歲開始，就帶著一群孩子四處打鬧，摸爬滾打，沒有誰能贏過他。而苦妞，因為父母是北方人，她天生就比一般同齡的孩子高大，在家裡，粗活重活搶著幹，練出了一身好力氣，對黑仔這一戰，也是信心十足的。

這時，夕陽西下，下海捕魚的人們陸續回來了。聽說有孩子們的精彩比賽，都趕來觀戰。比賽場上，一時擠得水泄不通。

「第三場，黑仔對苦妞，比賽開始！」張村長大聲宣佈。

村長話音未落，黑仔便搶先進攻，直衝過去，揮拳向苦妞面門打去，試圖一擊將對方打倒。苦妞見黑仔來勢兇猛，連忙將身向左一側，避過重拳，緊接著左腿一蹲，右腿向黑仔下路掃去。整個動作連貫，一氣呵成。黑仔眼明腿快，匆匆跳過，但還是腳步不穩，向前跑了兩步才停下。待他轉身再想揮拳之時，苦妞已飛步上前，右手中、食兩指直向黑仔雙眼戳去，嚇得黑仔急忙將頭後仰，並連連向後倒退。苦妞哪容得他退去，隨即以指變掌，在他左胸肩部輕輕一推，黑仔上身重心失去平衡，下身後退不及，重重地仰面跌倒在地上。

苦妞趕忙上前，伸出左手把黑仔拉起來，連聲說：「黑仔，對不起！對不起！」

「苦妞姐，你真行，我輸得心服口服，今後一切都聽你的。」黑仔站起來說，又心有餘悸地問：「苦妞姐，剛才你真的要戳我的眼睛嗎？」

「當然不會，那是嚇你的，逼你向後退而已。」苦妞笑著回答。

「苦妞姐，你這些打法是在哪裡學的？」黑仔又問。

「沒有在哪裡學，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苦妞說完，笑了笑，拍著黑仔的肩膀，又說：「以後大家都是朋友，有空就一起玩吧。」

這時，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從此，虎妞的名字更加響亮，真是家喻戶曉了。

苦妞家的後面兩里處有一座小山，樹不多，卻草茂花艷。尤其是杜鵑花，春天一到，開得漫山都是，紅紅的一片，非常好看。站在山頂上，向南，可以看見漁村，再往前眺望，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向北，有高山密林，還可以遠遠看見高山腳下的白氏山莊。

苦妞有時會帶著弟弟和妹妹去小山上玩，有時會和小朋友們一起去山上玩兵捉賊的遊戲，還有時會獨自去割草。不管做什麼，踏雪都會興沖沖地跑在最前面。

白家的獨子白仙石少爺今年十三歲，比苦妞年長二歲。仙石少爺長得標致，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他很喜歡大自然，也經常來到小山上和苦妞及其他小朋友玩。仙石少爺每次出來都會帶很多食物與大家一起分享。

這天，大家又在小山上會合了。中午，仙石少爺讓隨從把食物分給大家吃，自己則拿了三個雞蛋送給苦妞。

「為什麼老是拿最好的東西給我？」苦妞常常這樣問他。但他總是支支吾吾不敢說，臉一紅，轉身就跑了。

以後，大家一起玩久了，也就慢慢熟絡了。一天，苦

妞忍不住又這樣問：「仙石少爺，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啊？」

「我，我，苦妞，你是女英雄，我，我，我喜歡你！」
仙石終於結結巴巴地講出來了。

「你是富人，我是窮人，我不喜歡。」苦妞理直氣壯地說。

仙石少爺聽了，偷偷看了看苦妞不開心的臉，頭耷耷地下山去了。

第二天，仙石換上粗布衣服，看上去和窮苦人家的孩子穿的差不多。他急急忙忙跑上山去，遠遠便看見苦妞在那裡割草，就喊道：「苦妞，看看，我是窮孩子了，你叫我仙石，或者叫我石頭，不要再叫我少爺了！」

仙石一邊喊著，一邊搶過苦妞手中的鐮刀，說：「我來幫你割草，我會割草！」說著，彎下腰就割了起來。

苦妞心裡有些感動。

仙石打從娘肚子裡生出來，從來就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地過日子，不要說割草，就連洗臉洗腳都是別人將水端進端出，給他洗好抹乾的。他一身細皮嫩肉，沒有受過一丁點兒苦。這會兒破天荒第一次割草，不知刀

怎樣拿，也不知草怎樣抓，手忙腳亂了沒幾下子，就弄得不是左手被草劃傷，就是右手被刺針破，滿手是血。苦妞趕忙拿過鐮刀，背上背簍，拉著仙石下山往家裡跑。

苦妞用鹽開水給仙石雙手洗傷口，再撒上藥粉，然後找了一塊乾淨的布包紮好。苦妞調侃他，說：「大少爺，還去割草嗎？」

「還去，先看你割草，幫你收草，傷好了就再幫你割草。」仙石倔強地回答。

一年後的一天，苦妞領著一群小朋友和仙石又在小山上玩耍。吃中飯的時候，仙石照例拿了三個雞蛋送給苦妞吃，並且問：「苦妞，你現在喜歡我了嗎？」

「不喜歡。」苦妞邊吃邊說。

「但是我，我，我還是，還是那樣喜歡你！」仙石又結巴了。

苦妞看見他窘迫的模樣，哈哈大笑起來。笑完了，她指著高樹頂上的一個鳥巢開玩笑地說：「仙石，你若真的喜歡我，就爬上去取個鳥蛋給我吧。」

仙石這兩年和苦妞他們一起玩，風裡來雨裡去，嬉戲幹活，有如鍛煉，身體強壯了不少，力氣也比以前大了很

多。他聽了苦妞的話，沒有作聲，立即跳起身，跑到那棵大樹下，一把抱住，拼命地向上爬。好不容易爬上了一半，經已氣喘吁吁、手乏腳軟了。樹下的小朋友都跳著喊著：「仙石，加油！加油！加油……」

苦妞卻為仙石捏著一把汗，自己本來是開玩笑的，想讓仙石知難而退，不料仙石卻當了真。望著仙石不顧一切艱難地往上爬的身影，心裡著實感動。

這時，仙石已經爬得很高，離鳥巢很近了。他站穩腳，一手抓住一根粗樹枝，一手伸進鳥巢，小心翼翼地只拿了一顆鳥蛋。

仙石心中一陣高興，把鳥蛋放進胸前的口袋裡，摸了摸，輕輕拍了拍，就一步一步小心地往下爬。突然，一腳踩空，仙石本能地雙手抓住樹枝。但是，手上的樹枝一下子難以承受整個身體的重量，只聽見「咔嚓」一聲，樹枝折斷了。仙石也隨即跌了下來，手腳朝天，重重地摔在地上。

仙石躺在那裡，久久沒有作聲，有幾個小朋友嚇得哭了起來。苦妞也嚇呆了，但是，她馬上回過神來，一步跨到仙石身旁，雙手捧住他的臉龐，大聲喊道：「仙石，仙石，你怎麼了！你怎麼了！仙石，仙石，你醒醒！你醒醒！」

過了好一陣子，在小朋友們的哭聲中，在苦妞不斷的呼喚聲中，仙石終於悠悠地醒了過來。他慢慢睜開雙眼，艱難地用手在胸口的衣袋裡取出那顆完好無損的鳥蛋，手臂微微顫抖著向苦妞伸去。他模模糊糊看見苦妞滿是淚水的臉，輕聲關切地問：「怎麼了，怎麼哭了？」又說：「來，接住，鳥蛋給你。」

苦妞哽咽著，說：「你呀，你真傻！」

說著，小心翼翼地把仙石背在背上，說：「忍著點，我送你回家。」

仙石雖然有幾處瘀傷，也有輕微腦震盪，但是，並沒有傷筋斷骨，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不出半月，還沒等傷痊癒，仙石又出來找苦妞玩，倆人從此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雖然，十三、四歲的少男少女還難以明白愛情的真諦。但是，相互憐惜疼愛的種子，也許已在苦妞和仙石的心裡播下了。

李倩自從在寒冷鹹苦的海水裡生了苦妞以後，就落下了病根，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在苦妞十三歲的時候，李倩已經是整天腰酸腿痛，咳嗽不止。原本健康豐潤的她，變得有氣無力，骨瘦如柴，就像風車那樣只剩下個光架子。不要說下海捕魚，就連幹點家務活兒都累得喘不過氣來。許強心急如焚，把供船的錢都拿來買藥給李倩治病，但就是不見好轉。幸好二子家旺已十歲大了，可以幫媽媽做家務事，三女家瑛已經八歲，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十三歲的大女苦妞就陪爸爸駕船出海捕魚。這樣，李倩也可以在家裡安靜休養。一家人的日子雖然過得清苦，但也是和和樂樂的。

這天，苦妞駕著船，掌穩舵，爸爸許強在船頭撒網捕魚。到了中午，大魚小魚已經有了一大簍。許強很高興，停下手，招呼苦妞吃飯，稍作休息。苦妞說：「爸爸，我們明天到前面小島那邊去捕魚，可能會有更多的收穫。」

「不行，那裡不能去。」

「為什麼？」苦妞滿臉疑惑地問。

「那裡是英國管的，不讓去！」

「那裡是什麼地方？」

「香港。」許強接著又說：「香港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地方，被清朝政府租給了英國佬。」

苦妞眺望著遠方島嶼模糊的輪廓，覺得很陌生，遙不可及。

「苦妞，幹活了！今天漁獲多，我們早點回去，賣完魚，再買半斤豬肉回去，讓媽媽和弟弟妹妹高興高興。」

「欸，好嘞！」苦妞大聲應著。

返航回到海岸邊，許強牢牢實實地把船繫好，把漁獲分為兩部分，一大部分自己送到收購站。按合約，這是每天都要如數交納的，只有這樣才能賺取月費供船。剩下的一小部分就交給苦妞在市場上出售，換了錢，解決家庭支出。

苦妞將魚挑到市集上的時候，已經開始散集了。苦妞趕緊放下擔子，大聲叫賣：「喂，喂，快來買呀！剛從海裡捕來的新鮮魚呀！快來看！快來買呀！兩個銅錢一斤，買一斤送一斤呀！」

人們聽說又新鮮又有魚送，都爭先恐後地來買。其實，和市面上一個銅錢一斤是一樣的價錢。

賣到只剩下小魚大蝦的時候，集上的人已經不多了。苦妞又大聲喊：「小魚大蝦，一個銅錢一碗，買二碗送一碗，買五碗送兩碗，快來買呀！先到先得呀！」

人們聽到真的有魚送，一窩蜂湧過來，爭著來買，將苦妞攤子上的魚一掃而空。

「賣完了！賣完了！明天請早，天天有送！」

苦妞一面收拾擔子，一面和顏悅色地安慰那一個個一臉失望的買魚人。

附近賣魚的商販都嘖嘖稱奇，齊齊稱讚道：「苦妞這孩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

日子過得真快，轉眼苦妞就十五歲了。但是，李倩的病卻不見好轉。許強起早貪黑出海打魚養家糊口，想方設法給李倩治病。幾年下來，心力交瘁，未老先衰，身體瘦弱，兩眼昏花，走起路來也是跌跌碰碰的。他每天出海，儘管有苦妞幫忙，打撈的魚卻愈來愈少，莫說供船，有時連家裡買米的錢都沒有。

白氏山莊的刁管家來催了幾次，許強都苦苦哀求他寬限些時日。最後那次，刁管家陰陽怪氣地說：「許強，你都快拖欠一年的供款了，現在本金連利息整整三百塊大洋。不要說我不仁義，我再給你一個月，若然還交不出來，就拿苦妞給白老爺當家奴抵債。」

刁管家說完，帶著幾個家丁揚長而去，踏雪追著他們，「汪汪」大叫。

許強跌坐在地上，呼天喊地，嚎陶大哭：「天啊，這是什麼世道呀！這是什麼世道呀！」

李倩在病床上，抱著家旺和家瑛泣不成聲，哽咽著對苦妞說：「我苦命的孩子，媽媽對不住你！是媽媽害了你呀！」

「媽媽，千萬不要這樣講，你把我生出來，養了這麼大，怎麼說是害了我呢？我感激你還來不及呢！」苦妞說完，走到屋外把爸爸扶進來，她坐在床邊，堅強地說：「爸爸媽媽，我長大了，是為家裡排憂解難的時候了！只要能還清供款，要我去當家奴我就去當家奴，怕什麼！」

漁村的鄉親們知道許強家生活艱難，不時送菜送米給他，幫助解決燃眉之急。由於大家都是窮苦漁民，講到限期一個月內交清三百塊大洋欠款的事，都只能搖頭嘆息。

許強不分日夜，四處奔走了一個月，但在這窮鄉僻壤，又怎麼可能一下子湊夠三百塊大洋呢！

第三十一天，許強坐在門口，抱著頭，暗自流淚。踏雪站在許強前面，昂著頭，擋在路口。苦妞與弟弟妹妹在房裡，守在媽媽的病床前。苦妞對弟弟說：「家旺，你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子，今年十二歲，是大孩子了，姐姐走後，你要更堅強，更勤力幫爸爸打魚。將來長大了，撐起這個家。」又對妹妹說：「家瑛，你雖然小，但你要乖一點，聽媽媽的話，儘能力幫媽媽幹點家務活。」苦妞說完，問道：「你倆記住了嗎？」

「姐姐放心，我們記住了！」家旺、家瑛齊聲回答。

「汪」！「汪」！「汪」！這時，踏雪叫了起來。

一定是刁管家來了，家旺、家瑛抱著苦妞哭了起來。李倩不斷地咳嗽，淚流滿面，緊緊拉著苦妞的手，斷斷續續反覆地說：「孩子，媽媽對不起你！媽媽對不起你……」

「媽媽，你不要這樣想，你不要這樣說。你的病一定會好的，你要安心養病。你不要擔心我，我一定會回來的！」苦妞安慰媽媽，堅定地說。

在踏雪的怒吼聲中，刁管家和幾個家丁來到許強家門前，因為踏雪擋著，不敢走近，在遠處問許強，說：「許強，限期到了，廢話少說，是交錢還是交人？」

許強霍然地站了起來，大喊道：「錢沒有，人也不交，要命，有一條！」

「你這條賤命哪個要！來人，給我進去抓人！」刁管家大聲命令，幾個家丁聞聲向大門衝去。還沒起步，踏雪早已「汪汪」叫著撲了上去，嚇得家丁連連後退。

房裡的病床上，李倩緊緊握著苦妞雙手，不肯放開。苦妞對媽媽說：「媽媽，你放心，我一定會照顧好自己的，你要多保重，快快好起來。」

「家旺、家瑛，快來，好好扶著媽媽。」苦妞對弟弟和妹妹講完，便掙脫媽媽的手，跪下，給媽媽叩了三個響頭，起來，轉身向門口走去。李倩在病床上伸直雙手，默默流著淚，眼睜睜看著女兒苦妞走出了房門。

苦妞抹乾眼淚，邁出了房門，一眼就看見踏雪正要向刁管家等人撲去，立即呼喚：「踏雪，快回來！」

踏雪很聽話，立即「嗚嗚」哼著，搖擺著尾巴回到苦妞身旁，抬頭望著她，等待新的指令。

苦妞「咚」的一聲跪在許強身前，連叩三個響頭，說：「爸爸，女兒不孝，不能在你老人家身邊孝敬，還望你多多保重。還要記住，每天早些回家休息，別太勞累。」

說完，父女倆抱頭痛哭。

「好了！好了！又不是去死，有什麼好哭的。」刁管家說著，把一張抵債三百塊大洋的賣身契交給家丁，讓許強接手印。許強堅決不按，哭喊著，拉著苦妞的手死活不放。

「老東西，這麼麻煩！」刁管家話未說完，踏雪已衝了上去，咬住了一個家丁的衣袖。

「你這個老東西，還敢放狗咬人，我拉你去衙門坐牢！來人，給我打！」刁管家一邊狠狠地說，一邊指揮家丁上前打許強。

「住手！」苦妞大喝一聲，推開家丁，氣呼呼地喊道：「不准打我爹！我跟你們走！」

苦妞轉過身，招呼踏雪：「踏雪，鬆口，來，來我這裡。」

苦妞抱著踏雪的頭，輕輕撫摸著牠油光發亮的短毛，說：「踏雪，我走後，不要掛念我，幫我好好看著這個家。」

踏雪懂事地搖搖尾巴，嘴裡「嗚嗚」哼著，像是在嗚咽，一人一犬難捨難分。

苦妞走了，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許強望著苦妞漸漸遠去的身影，哭著，喊著，但是再怎麼呼喊也喚不回自己的寶貝女兒了。他低下頭，淚眼模糊中，看見右手大拇指上的紅印泥，突然發瘋似的跑進房中，跪倒在李倩的面前……

苦妞向前走著，頻頻回頭，望著這個她生活了整整十五年的家。那裡有爸爸，有媽媽，有弟弟家旺，有妹妹家瑛；那裡有親情，那裡有歡樂，那裡有她幸福的童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到這個溫暖的家，更不知道前面等著她的，將會是什麼命運。

苦妞向前走著，走著，她越過田野，走過小橋，翻過山崗，穿過叢林，一直向前走。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忠心的踏雪，在她後面很遠的地方，也跟著她越過田野，走過小橋，爬上山崗。那裡，是牠以前帶著苦妞和她的朋友常去玩耍的地方；那裡，可以望見白氏山莊。

踏雪在山崗上立定，望著苦妞穿過叢林，渡過小河，走進白氏山莊的大門。牠原先不敢叫，因為怕苦妞聽見會難過。現在，牠「汪汪」地叫了，牠希望自己的叫聲，可以隨著苦妞進入白氏山莊，可以陪伴著苦妞。牠多麼地希望自己能像以前那樣，在苦妞身前身後搖頭擺尾，撒嬌賣乖……

踏雪站在山崗上，面向著白氏山莊，久久地望著，不忍離去。

夜深了，家旺從屋裡出來，不見踏雪，正準備去找，卻見踏雪耷著腦袋回來，便上去摸摸牠的頭，說：「踏雪，怎麼了？」

踏雪在家旺身上挨了挨，沒有作聲。

「姐姐不在家，我知道你難過。」家旺抱著踏雪的頭，說道。

踏雪嗚嗚地哼了兩聲，在家旺身上再挨了挨，便走去簷下的窩裡趴了下去。踏雪在窩裡躺了一會兒就站了起來，牠記起苦妞臨行時的吩咐，決心要替苦妞守好這個家。雖然晚上沒有吃東西，但牠仍然抖擻著精神，在院子裡來回巡視。牠又走到大門口，側耳聽聽屋前屋後有沒有什麼動靜。待確認一切都安全了，牠才趴在大門旁邊的地上，將耳朵貼在地面，靜靜地聽著海浪拍打著海灘的聲音……

「嘩啦——嘩啦——」

苦妞被刁管家押著，走進了白氏山莊的大門。所謂一入豪門深似海，雖然這裡不像皇宮官場那樣多的清規戒律，但也是家規家法森嚴，以後苦妞想要像以前那樣的自由快樂，想必是不可能的了。好在白員外是這方圓幾百里內難得的開明人士，估計也不會太為難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更何況苦妞還救過仙石少爺呢。

白員外看到刁管家又抓來一個小姑娘，劈面就喝斥說：「讓你去收錢，你又抓個人回來幹什麼？」

「許強已經拖欠一年供款了，不抓他女兒來抵債不行啊！」刁管家滿肚子委屈地回答。

「只要他人在，以後慢慢再收就行了，不是有利息嗎！現在你把人抓回來了，人家怎樣去打魚還錢？」白員外繼續訓斥。

「是，是，老爺教訓得是。」刁管家嘴裡唯唯諾諾，連聲說「是」，但心裡卻恨得咬牙切齒，狠狠地想：「你這個老東西，真是活得不耐煩了，看我以後怎麼收拾你！」

白大太太坐在旁邊聽著看著，記起仙石曾說過喜歡苦妞，現在見到，果真長得苗條健美。雖然只有十五、六歲，卻婷婷玉立，嫵媚中還透出幾分英氣。白大太太暗自高興，卻不動聲色地對白員外說：「老爺，聽說苦妞曾經救過少爺，既然現在她來了，我看就留下吧。正好少爺沒人伺候，就讓她去做少爺的丫鬟，陪少爺學文習武吧。」

「既然大太太發話了，那就這麼辦吧！」白員外說。

白大太太轉過頭，吩咐貼身丫鬟翠紅，說：「翠紅，帶苦妞去換身衣服，明天送到仙石少爺那裡去，服侍少爺習文練武。」

「是，大太太！」翠紅應著，立即帶著苦妞去了。

白員外轉過頭來又叮囑刁管家：「刁管家，以後再也不准抓人來了，記住了！」

「是，是，是，記住了，老爺！」刁管家心中怨恨，但仍然低聲下氣地應道。

翠紅是莊上的丫鬟領班，深得大太太信任。第二天一大早，她將苦妞送到仙石少爺的房間後就走了。仙石拉著苦妞的手，說了很多思念的話。苦妞收回手，揶揄仙石，說：「大少爺，我是丫鬟，來服侍你的。」

仙石急了，趕緊申辯，說：「我絕對不會把你當丫鬢，我們是平等的。在這裡，我不會讓任何人欺負你。」

「知道了，逗你的，看把你急得，額頭上都冒汗了。」苦妞說著，拿出手帕給仙石擦汗。仙石輕輕握住苦妞的手，深情地說：「苦妞，我會一輩子喜歡你的！」

「是嗎？那就慢慢看你的表現吧。欸，讀書的時間到了。」苦妞說完，拉著仙石向書房走去。

進了書房，仙石鄭重地向苦妞介紹了教書的老先生，另外還介紹了一位與自己差不多年紀的青年人。

老先生姓楊，名承德，七十歲上下，頭髮花白，身材魁梧。他是宋代名將楊文廣的後人，少年時拜鳳山老祖為師，後隱居山林，不問世事。他不僅知識淵博，而且武藝高強。說起來白氏山莊教書的緣由，還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五年前，白員外隻身去到遠在五百里外的龍山寶寺進香還願，感謝佛祖保佑他合家平安健康，幸福美滿。中午，應邀品嚐齋飯後，獲主持送出山門。當他進入五嶺山脈之後，遇到山賊襲擊。雖然白員外也有一身武功，但寡不敵眾，最終被擊倒在地。正當賊人一刀砍向他胸口的危急時刻，只聽見「噹」的一聲，刀刃竟偏向一邊，

「哧」的一聲插進土裡。接著一人飛來，三拳兩腿就打跑了山賊。他，就是當時威震江湖，讓賊人聞風喪膽的楊大俠。

白員外眼見山賊大敗而逃，趕忙翻身起來，跪地抱拳，感謝楊大俠的救命之恩。是夜，倆人在客棧痛飲暢談，甚是投緣。於是楊大俠在白員外的再三邀請下，來到白氏山莊當仙石的先生。

至於那位年輕人，他姓覃，名一平，與仙石同齡，因比仙石遲出生一天，故屈居表弟。一平唇紅齒白，溫文儒雅，和仙石一樣，堪稱玉樹臨風，一表人才。

一平早已聽說過仙石和苦妞的故事，見苦妞來，也沒有把她當成下人，三人一起坐下聽楊老先生講課。

楊老先生問苦妞叫什麼名字，苦妞說：「報告楊老先生，我叫『苦妞』。」

大家都笑了，弄得苦妞有點不知所措。仙石連忙圓場，說：「老師，『苦妞』是她的乳名，請您給她起個學名吧。」

楊老先生沉思片刻，說：「好了，以後你就叫『素貞』吧。」

三人一同鼓掌，都稱讚道：「這個名字起得好！」

楊老先生講課很生動，易懂易記。三人用心學習，進步神速。素貞雖然遲來，但她有父母教學的功底，加上勤奮好學，聰明伶俐，還有仙石的耐心輔導，三個月下來，已經能跟上進度，成績與仙石、一平不相伯仲了。

楊老先生在課餘時間還經常講故事給三人聽，除了講楊家將的故事，還講了岳飛、戚繼光、文天祥、屈原等名人的故事。三人聽了，不僅增加了知識，而且無形中還激發了嫉惡如仇、保家衛國的思想情感。

有一次，楊老先生對素貞說：「素貞，聽說你小時候帶著兩個朋友與人比賽，奪得了三局三勝的戰績，是嗎？」

「唉呀！老師，那只是鬧著玩的，怎麼好意思講呀。」素貞滿臉通紅，不好意思地馬上回答。

「不要緊，可以把當時的情況詳細地講一遍嗎？」楊老先生問。

「好的，老師。」素貞應了老師，又對仙石、一平說：「你倆，不准笑我啊！」

「不笑，不笑，佩服都來不及，怎麼會笑。」仙石、一平馬上回答。

於是，素貞便把當時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了出來。

楊老先生認真地聽完了素貞的敘述，說：「你們想聽一個『田忌賽馬』的故事嗎？」

「想聽，老師請講。」仙石、一平和素貞三人異口同聲地說。

「好，我講給你們聽。」楊老先生說完就娓娓地講了起來。

楊老先生說，田忌是齊國的大將，他經常和一眾公子賽馬。有一次賽馬，孫臏觀察了雙方參賽的馬匹，對田忌說：「將軍，你只管加重賭注，我一定會讓你取勝。」田忌對他萬般信任，以千金為賭注和齊王、諸公子賽馬。比賽前，孫臏對田忌說：「將軍，請用您的下等馬對他們的上等馬，用您的上等馬對他們的中等馬，再用您的中等馬對他們的下等馬。」賽事結束了，田忌一敗兩勝，贏得了齊王和諸公子的千兩黃金。最後，田忌把孫臏介紹給齊王，齊王向孫臏請教兵法，並封他為軍師。

楊老先生講完這個故事，再給大家作總結，說：「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典故，乃揭示如何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對方的短處，從而在競技中取勝。」楊老先生又稱讚素貞，說：「你小小年紀，謀劃行事就合兵家之法，可謂天

資聰穎。只要好好學習，將來必然有一番作為。」

「老師謬讚了，學生慚愧！還請老師多多教導，學生永世不忘！」素貞抬頭恭敬地望著楊老先生，真誠而謙遜地說。

上午習文，下午練功。素貞有氣有力，身手靈活，但談到武功，卻要從最基本的蹲馬步開始。頭個月「齋蹲」，即雙手握拳在腰，雙腿下蹲，一蹲就是三個時辰。第二個月，「武蹲」，即雙手提物，雙臂向前或向兩側平伸，每天三個時辰。第三個月，在第二個月所要求的基礎上，在頭上頂著一碗水，每天三個時辰。第四個月開始，每天蹲馬步兩個時辰，其他時間練習翻滾彈跳。第五個月起，每天蹲馬步一個時辰，其他時間除翻滾彈跳外，還會練些簡單的武術套路。如此練習，一年之後，素貞才正式操練較高級的刀箭武功。

素貞吃苦耐勞，聰敏過人，不到兩年，無論拳腳刀槍，都已能和仙石、一平過百招而不敗，且輕功還要高兩位師兄一籌呢。

許強雖然沒有了債務，但家裡一貧如洗，一家四口的日常開支和給李倩買藥治病的負擔仍然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幸好兒子家旺可以幫他出海打魚，隨著每天的漁獲不斷地增加，許強才慢慢緩過氣來。

天亮了，幾隻覓早食的海鷗在海面上飛翔，屋後樹上的小鳥也開始了歌唱。踏雪「汪汪汪」地送許強、家旺下海捕魚，又「汪汪汪」地跑回來看家，逗家瑛開心。春去冬來，春來冬去，踏雪就這樣儘忠職守，代替苦妞看護著這個家。

有時，踏雪也會去以前與苦妞和她的朋友常去的小山上，爬到最高處，眺望苦妞現在受苦的地方——白氏山莊。好幾次，牠甚至跑到白氏山莊的大門口，但馬上被兇惡的守門人趕走。牠繞著山莊近兩丈高的圍牆轉了一大圈，也找不到能讓牠鑽進去的狗洞。踏雪站在圍牆邊，抬頭呆呆地看著樹上「嘰嘰喳喳」叫的小鳥，仿佛在想：我的背上若是能長上一對翅膀該多好。但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得低著頭，邁開四腳，失望地往家裡跑去。

每次都是這樣，懷著滿腔的希望來，帶著一身的失望走。

就這樣，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過去。可惜，踏雪卻不知道，牠的身體在這兩年間也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由強到弱，逐漸地衰敗。

有一天，家旺、家瑛倆兄妹吃了晚飯出來乘涼，順便端些食物給踏雪吃。他們等了很久，才看見踏雪搖搖晃晃地走回來。兩人走上前一看，嚇了一大跳。眼前的踏雪，不知不覺間竟然變得瘦骨嶙峋，無精打采，原本漆黑發亮的短毛竟變得黯然失色，雜亂無章。

「怎麼了，踏雪！」兩兄妹，一個抱著踏雪的頭，一個撫摸著牠的身體，關切地問。

踏雪無力回答，哼了一聲，慢慢地走去窩裡趴了下來。許強見踏雪這個樣子，連忙端了一盞燈查看，李倩也由家旺、家瑛攙著，氣喘喘地走過來。第二天，許強請了一位獸醫來診治，發現踏雪並沒有什麼病。「莫不是前陣子家裡揭不開鍋，把踏雪餓壞了？」一家人這麼猜想，於是弄了好些牠喜歡吃的食物放在牠嘴邊。可是到了第三天早上，那些食物卻絲毫未動。

中午，當人們都歇息時，踏雪掙扎著站了起來，耷拉著腦袋，站在院子門口，儘量不讓身體搖晃。牠無力地望著眼前的房間，久久不忍離去。牠多麼想叫出聲來，但無論怎麼努力，也只能在鼻腔裡哼哼幾下，聲音小得

連牠自己也聽不清。牠實在不忍離去，但最終還是慢慢調頭，轉身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踏雪離去了，留下的，是牠睡了十八年的溫暖的窩，還有那碗牠平日最喜歡吃的食物。

下午，家瑛不見踏雪，著急地在屋裡屋外來回大聲呼喚：「踏雪，踏雪，你在哪裡？踏雪，踏雪，你快回來！」

但是，毫無回音。家瑛跑出去，看見不遠處鋤地的吳伯伯，便跑過去打聽。

家瑛問道：「吳伯伯，看見我家踏雪了嗎？牠生病了呀！」

「原先看見了，好像病得不輕啊！」

「吳伯伯，你看見牠往哪裡去了嗎？」家瑛急不可待地問。

「牠好像搖搖晃晃地往山那邊去了。」吳伯伯連忙回答，又說：「踏雪這一段日子好像天天都去那裡。」

家瑛看了看遠處的山崗，心裡想：那裡是踏雪帶姐姐和我們經常去玩的地方，莫不是踏雪每天都去山崗上眺望在白家的姐姐？家瑛很想立即去山崗把踏雪找回來，但又想到病床上的媽媽需要人照顧，只得先回家。李倩聽了家

瑛訴說的情況，激動不已，一定要家瑛攙扶著她一起去找踏雪。

正當家瑛左右為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她的爸爸和哥哥回來了。許強聽了踏雪對苦妞無比忠心的事情，讚嘆不已，放下手中活計，立刻背著李倩，帶著家旺和家瑛去山那邊尋找踏雪。一家人急急忙忙越過田野，走過小橋，來到小山腳下。家旺和家瑛爭先往山上爬，一邊爬一邊喊：「踏雪——踏雪——你在哪裡？聽見了就快叫一聲！」

但是，沒有任何回響。家旺、家瑛找遍了他們以前玩過的所有地方，都找不到踏雪。家瑛站在那裡，想了想，說：「我知道了，你們跟我來！」

一家人向左邊的更高處走去，突然，家瑛叫喊起來：「找到了，踏雪在那裡！」

大家順著家瑛的手看去，只見踏雪站在最高處，向前眺望著，默默地，一動也不動，就像是一尊塑像。

「踏雪！踏雪！踏雪……」一家人呼喚著，跑向踏雪。

眼前的情景，讓他們驚呆了：踏雪撐開四腳牢牢地佇立在那裡，昂起頭，睜大眼，眺望著白氏山莊。那裡，

是苦妞正在受苦的地方。但是，但是……踏雪，牠早已停止了呼吸。

踏雪死了，踏雪真的死了。踏雪離開了這個讓牠戀戀不捨、充滿愛的世界。

許強一家淚流滿面，悲傷不已。許強急忙下山，請人用木板做了個棺材，將踏雪就地埋葬在那個高坡上，墓碑上刻著：愛犬踏雪之墓。

李倩深深為踏雪忠心護主的精神所感動，因而激發了對抗病痛的勇氣和力量。一家人忍痛告別踏雪，下山的時候，李倩竟然不需要許強背，只讓家旺和家瑛攙扶著慢慢向家裡走去……



蜜蜜
歲月

- 作者：楊柳
編輯：吳苡澄、繆穎
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
圖書分類：小說
ISBN：978-988- 8822-29-4
定價：港幣98元正/ 新台幣390元正



修行近五千年的蛇女許素貞，與太上老君丹爐中的陪煉石白仙石，轉世後在人世間譜出了一段淒美動人的愛情故事。

他們與宋代名將楊文廣的後人，以及包青天的四大護衛：王朝、馬漢、張龍、趙虎等的後人，在時代洪流中結下了善緣情義。

素貞在這人世間尋尋覓覓，品盡人生的「甜酸苦辣鹹」，卻始終恪守住一顆善良、清明之心，樂於行善。她化作一團光，走到人生的盡頭，把自己所擁有的、不捨的統統放下，勇敢地推開眼前的那扇門，迎來最後的蛻變……

只聽一聲龍吟，
只見銀光一閃，
素貞化為一條小白龍，
飛出南天門，飛向人世間。



ISBN 978-988-8822-29-4



9 789888 822294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小說

定價：港幣 98 元正／新台幣 390 圓正